柳南隨筆

柳南續筆自序

余向撰柳南隨筆六卷謬付梓人遂馳[illegible]而[illegible]
審其中飛靡弄巧曲綴街談以至謬認贋[illegible]
斯言之玷蓋往往而是業授剞劂亦未遑芟也而淳
安方朴山先生在藝林最爲老師乃愛而忘其醜一見
激賞謂可遠希老學近埒新城遺書千里徒讚然之余
滋愧矣白首山中屋梁載仰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
得也彙而錄之復成四卷從洪氏例名曰續筆以視前
書或少紕繆然溝瞀陋儒識在瓶管雖繁詞富說究歸

空腹余豈敢以此自賢如魏之東里閭哉而方先生在今日則固盤盂書中之子順也遐路誠悠而尺一牘次於面從而質之其品隲又何如

乾隆丁丑立秋日柳南七十四翁王應奎題

柳南續筆卷一

虞山　王應奎　東溆

傳名不係爵位

何元朗叢說云文衡山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黃泰泉馬西元陳石亭與相得酬唱甚歡二人只會做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耶□□□□□詩小傳云王履吉少與其兄履約同學于蔡羽先生八試鎖院不售以年資

貢入太學履約舉進士以都御史撫治鄖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有履吉爲之弟也文文肅公吳中先賢小記云有陳道復先生者以布衣有文行名其大父某公官中丞赫然貴重矣至於今天下故不知陳中丞而惟知白陽山人也然則人之傳不傳其不係乎爵位固有斷然者由三公之言觀之百世而下可以興起矣

生瑜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也而王

院亭古詩選凡例尤悔菴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慎歟

牀牀非雨聲

杜詩牀牀屋漏無乾處牀牀二字自來無註而後人用者多作雨聲余意牀牀句自是跟上兩句說言牀上布衾兒既踏裂而屋內所設之牀無不漏濕豈能安眠到曉乎作如此解六句方一串牀牀猶言邨曰村村家曰家家不作雨聲後見曾茶山七月大雨三日詩頷聯云不愁屋漏牀牀濕且喜溪流岸岸聲以岸岸對牀牀且

下一濕字此亦足以徵吾之說矣

自號媿林

瞿稼軒先生嘗集古今大儒法言可爲正心修身之裨益者彙成十卷題曰媿林漫錄媿林云者公之自號蓋取內典慚媿林之義也其自敘識歲月爲崇禎丙子仲秋越十五年而公留守桂林以身死國媿與桂同音自號實爲之讖亦奇矣哉

清和月

沈宗伯說詩晬語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

氣淸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靈運詩首夏猶淸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淸和雨乍晴之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初亦是其說迨後考之却未盡然何遜詩云麥氣始淸和謝朓詩云麥候始淸和又云四月實淸和江總詩云淸和孟夏肇庾信謝趙王賚詩啓云首夏淸和白傅詩云孟夏淸和月乃知古今人未始不以四月爲淸和也司馬公之詩正未可輕議耳

汪鈍翁與嚴白雲論詩

汪鈍翁與其宗伯頗多異議一日與吾邑嚴白雲論詩謂白雲曰公在虞山門下久亦知何語爲諦論白雲舉其言曰詩文一道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鈍翁不覺爽然自失

布袋

猗覺寮雜說云世號贅壻爲布袋多不曉其義或以爲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項故名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謂其徒曰如何入舍壻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

嫁出招壻以補其代故謂之補代耳此言極有理又三餘帖焉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倩布代之至今吳中以贅壻爲布袋

者者館

王新城爲揚州司李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遣役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來也新城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道路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爲業而門徑又相似故行人每於此多悞焉成都費軒執御作寄江南詞一百

二十首皆言揚州事中一首云揚州好年少記春遊醉客幽居名者者悞入小巷入兒兒曾是十年留

彭祖八字

彭祖八字爲壬子辛亥壬子辛亥亨年至八百而祖之九十七世孫湘靈八字則爲壬子壬子癸亥癸亥亨年止八十有七

韓文用成語

容齋四筆云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

四字似有所因盖謂列子國策楚詞淮南子有粉白黛黑句也噫斯言亦過矣吾觀平淮西碑一篇乃韓文之最佳者也而李義山則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黃魯直亦云韓文無一字無出處而具盧頤爲是言竊所未解況退之所用成語其顯然可見者亦非止一處如上崔虞部書有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之句此非本於表記耶祭十二郎文有三世一身之句此非本於北史王慧龍傳耶河南令張君墓誌有義不可再辱之句非本於漢書李廣傳耶且退之所謂陳言者

霞川以不切者當之最為得解若謂前人一言一句必不可用不亦謬歟

義門論前明書家

義門論書法頗不滿於勝國諸家其論祝希哲云京兆書血脉往往不貫又故為奇詭流宕無法書之魔也論王履吉云雅宜書頗學虞世南然所臨摹者不過翻本廟堂碑往往失之于鈍由其參證少也論董元宰云董胸次隘結字欲開展而分寸太踈法意俱乖其用筆亦未始不遒但嫌照管不到又云董思翁結字局促冗犯

無一可觀所謂都不知古人者也又云思翁硬執密不容鍼寬通車馬二語不復理會九宮八面任意自我古法幾盡矣

義門論古文

義門云今日爲古文須裁其冗長之字句汗漫之波瀾使無千篇一律萬口雷同如道園圭齋潛溪東里諸公雖學有淺深才有大小熟爛則一六經左史具在奈何守一先生之言不究其根源乎又云前朝有志於古文而不入僻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

之耳

西崑取義

宋祥符天禧中楊大年劉子儀錢師聖同官於朝以詩相倡和其詩悉效溫李號西崑體西崑二字義取玉山冊府之名見大年西崑酬唱集序中實前此所未有也而冷齋夜話滄浪詩話李屏山西巖集序元遺山論詩絕句率指義山為崑體玉谿不掛朝籍飛卿淪于一尉安得廁跡冊府耶其亦不之考矣

袖中小學

某宗伯少時修文執禮於顧涇陽先生先生亦愛其博雅一日正色謂宗伯曰子多讀異書然老夫有一書子未讀何也宗伯愯然問何書先生出袖中小學一卷示之曰子歸但讀公明宣學於曾子一章則立身學術大要盡此矣

龍君執役

瞿俊字世用號學古居邑東五渠村舉成化己丑進士授江西崇仁知縣居官廉介絕俗聽斷如神一日謁張真人真人一侍者面目猙獰腥臊觸鼻真人指謂瞿曰

公識之乎此龍君也以有罪授謫俾執役于此公正人
爲上帝所敬盍請釋之瞿笑而謝焉眞人曰公第草一
表某當代爲上之無固郤也瞿如其言龍竟得釋既釋
眞人卒龍君以謝且謂之曰瞿公大恩須有以報向聞
海藏多異物盍獻一二乎龍君曰某自破家以來幾無
長物今有白雲一朶請以相贈既而許贈者不至瞿意
其妄也未幾瞿舉卓異行取入都適當盛夏而車上常
有白雲護之不知有暑及邸都雲乃散去

先賢授琴

先賢子游墓在虞山之巓前明萬歷間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衣冠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學耶因令每日過墓授以淸商數曲後樵者于昭明讀書臺下聞有達官貴人鼓琴爲會者亦傾耳聽已而笑曰第五弦尚未調也鼓琴者曰汝何人亦解此耶試調其弦果如樵者所云遂令其一再彈則泠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爲易冠巾與定交問其所從學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乃知所見者爲子游也吾邑嚴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傳實自樵者故海內推爲

正齊焉又聞其人本一槃人徐其姓太守公字之曰亦仙云

青塚

王昭君青塚在歸化城塞上徧地白草惟塚上不生故名青塚非謂塚上艸獨青也塚邊有石獅一石虎二石虎背上刻青塚二字

東皐賞魚

吾邑園林有所謂東皐者乃瞿氏别業也中有池數畝畜魚萬頭自星卿先生至壽明已歷四世矣魚之大者

長至四五尺每歲春秋二時輒以空心饅頭投之池中魚競吞之有躍起如人立者於是置酒池上招客觀之謂之賞魚而園丁竊魚者投以石灰塊魚疑爲饅首吞之立斃斃則浮起水面獲取無算自孫翁殉節後家遂中落至壽明晚歲幾不能自存遂大集漁人爲竭澤之舉所獲魚不下千擔吳中魚價爲之頓減當其時取魚也壽明舅氏鴻文陳翁留宿池上小閣黎明夢一黑衣人形狀勃崒首以上不甚分明向陳作禮若有所求者天明啟扉則有大鱉當戶乃悟夢中所見卽此物也遂

以舟載至尚湖縱之去

包燈

通州有所謂包燈者相傳包釋修孝廉時爲友人作燈未竟公車促之不赴俟作畢始行此包燈所自始近日通州教場前每歲燈市猶曰包燈市其實不出本處皆來自大江以南也

賢母堂

尹侍郎會一母李太君守節教子四十年尹以翰林出守襄陽太君在官署治酒食以待賓客儲水漿以給行

路當歲飢設賑尹或他出太君即代爲辦理不遺不濫遠近悅服尹以才能調任揚州去之日襄人爭出貲爲建賢母堂太君作兩絕句謝之曰辛苦教兒四十年還將三楚作三遷襄陽風土頗安樂爲感皇恩爲謝天又曰堤名寡婦留江上城號夫人在眼前祗有婆心方寸許何勞士女競流傳詩後自跋云從子來襄頻年祈歲禳災欲安享無事耳郡人感頌非老身意也口占數語命孫兒嘉銓書示襄中父老

吟詩墮水

劉維謙字讓宗華亭人乾隆五年秋日從西湖歸月夜于塘棲道中得句云犬吠孤村月蛩吟兩岸秋獨坐船頭朗吟不輟久之寂然已墮水矣遇有救者得不死好事者爲作月夜墮水圖題咏甚夥劉生平精于韻學自謂得不傳之秘著有詩經叶韻辨訛十卷

龍種

王梅溪嘗讀書溫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眞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是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即有龍攪波濤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

一塊土平公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辭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溫州城門也往來常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為人逼嫁自沉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為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

昆湖茅屋

瞿昆湖先生未第時家貧甚所居在五渠村僅茅屋三間上而屋板下而四壁並編蘆爲之是時先生館無錫華氏其徒以賀歲至先生舍歸而告其父曰先生所居乃以筆管爲之者葢以蘆似筆管故遂致誤認爾其父初不解既而詰之昆湖乃知其故不覺爲之失笑

馮姬

崑山馮姬以不應馬帥三寶之召遣健將縛至將加刃矣先以酒困之立盡一斗復令理妝按歌聲愈嘹亮遂得釋吾邑陳祺芳有詩云酥胸藕臂玉爲腰縛出輕紅

慘愈嬌剛向筵前傾一斗寶釵重整度鸞簫

李二哇

李二哇獻賊變僮也美而勇戰必突陣先出鋒銳不可當後爲黃得功生擒亦愛其美欲與之暱不從而死祺芳亦有詩曰花底秦宫馬上飛每番先陣突重圍可憐拚得刀頭血不向勤王隊裏歸

宋人論文

宋人論文有照應波瀾起伏等語甚鈍吟謂若着一字于胸中便看不得史記馮己蒼批才調集頗斤斤于起

承轉合之法何義門謂若着四字在胷中便看不得大歷以前詩

文章正宗

義門先生謂文章正宗只是科舉書不但剪裁近俗亦了未識左史文章妙處局於南宋議論與韓柳歐曾之學相似而實不同又所選國語國策之文愚意只應就每篇首句爲題方爲得體而希元必以巳意另擬大似小說標目亦乖大雅

望溪精語

方望溪謂大易有言有序言有物二語古文如歸太僕可云有序矣以言乎有物則未也今觀望溪之自爲文雖未敢遽定爲有物與否然其議論有警切痛快處爲前人所未發者謹摘錄之如左　凡爲人子壻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爲人婦暱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肯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　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口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　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而不能一視

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　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　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

後與子異

或問徐廣求後與子有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膂

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
蠃負之即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歆非類神不
歆非族是人不可皆爲後之證也其議禮善古人亦未
有如此之剖析精切者

朱竹墨菊

賴古堂集第八卷有朱竹詩題下自註云初但求之楮
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
戲着緋因賦一二首又第九卷有墨菊詩題下自註云永
壽里在漢時產墨菊時人多取其汁爲書今人但求之

稽類少所見矣

巧言令色

王宇泰筆塵中一條云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焉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云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此解似勝朱

梅柳一條

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從此詠梅者多用一枝而淵明詩則云梅柳夾門值一條有佳花是一條實先於一

枝矣而詩家未見有用之者

一把蓮

俗語有所謂一把連者連當作蓮按明制宮中每夜寢殿門既闔內臣散歸直房所卸衣總掛牀前架上熏以蘭麝名曰一把蓮夜間御前有事以便頃刻裝裹趨赴也事見秦蘭徵天啟宮詞註中

小西天

前明崇禎間雲南麗江郡伯木增曾獲唐華嚴經秘抄以中土未傳不遠萬里就刋吾邑毛子晉家其使乃僧

也僧云常奉木郡伯命率從者往小西天以土貢爲贄總計四十八色而每色析計又各四十八盤雖金銀珠亦然及至中途彌望無際日且暮或野棲是懼獨同行一僧以棒擊地忽有人從地中揭板纍纍出蓋穴居也僧入宿問居此何爲皆云有琥珀生其下每登山視烟氣上罩則可掘而獲初入握時質甚軟須裹置腰間移時乃堅凝可貿與世所傳茯苓化琥珀者異也及抵小西天則去雲南萬里去大西天尚八千里而雲山隱然望之幾峙其王不理他政止務齋修每將寂滅則集諸

𢑽行國人會食互相扣擊以數百計其辨難不勝者相次引去最後餘二人相詰鬧不休待一人辭窮方伏地拜其勝者坐受即代為王又使者初至其于四十八色外復堅索水與牛二種亦以四十八為率及水與牛既進有僧數十人從他國至以筒吸水入鼻方飲飲已又羣誦胡咒作喃喃狀則牛皆跪僧顧而喜僥提其角裂至腹先取血肉置盂中咒之立化盡食之已取所餘巨骨亦咒之而化化而食食而盡與血肉不異云

荆公詠菊

王荊公菊花詩有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之句馮定遠評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亦似梅花但凋零二字亦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瘁芳菊始榮之語至一枝二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已先用之矣顏黃門有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誠哉是言也

青林高會圖

圖爲黃存吾手筆會者七人爲張伯起王伯穀趙凡夫董思白陳眉公嚴天池蓮池大師蓋存吾仰慕七人乃

合繪其像于一卷而即請思翁題署者也七人各有詩皆手書惟蓮公獨佚後有某公題跋謂當精于揀擇勿濫入恐爲蓮公笑蓋有所指也或曰指凡夫而言以凡夫所著說文長箋杜撰不根爲某公所深非也今圖藏天池後人而諸公手書已失僅存臨本矣

藥名詩

席啟紘字文表吳庠生葛震甫遠官滇南其母年已八旬矣文表作藥名詩諷之有知母年高獨活慘當歸奚事向天南之句葛得詩心動即掛冠歸里登文表之堂

再拜曰先生教　龍以孝一　龍母子受賜多矣世稱震甫之廉慎亦多文表之古誼云

方爾止吟詩

桐城方文字爾止嘗登鳳凰臺吟太白詩云鳳凰臺上一箇鳳凰遊而今鳳去耶臺空耶江水流曼聲長吟且詠且拍人皆以為朱翁子之徒嗤而笑之又考詩甚嚴見同輩作即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嗤之曰改而止

蟋蟀相公

馬士英在宏光朝為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

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鬬蟋蟀爲戲一時目爲蟋蟀相公迨　大清兵已臨江而宮中猶需房中藥命乞子捕蝦蟇以供而燈籠大書曰奉旨捕蟾嗟乎君爲蝦蟇天子臣爲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

服御類優

阮大鋮巡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爲梨園裝束某尚書家姬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大兵大禮而變爲倡優排演場苟非國之將亡亦焉得有此舉動哉

官家

天子爲官家而婦人之稱舅姑亦曰官家按馬令南唐書元宗好遊宴家明常從初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優戲爲翁媪列坐諸婦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于是百官進秩有差註云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又爾雅釋親婦人于舅在則曰君舅姑在則曰君姑

繭菴名論

趙家駒字千里號繭菴華亭諸生夏考功之友也所著

說夢一書頗佳其中有云士君子處得爲之地當以利濟爲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觀沉溺此亦犯冥譴又云士大夫居鄉和易近人最爲美事然以施于貧士故交乃見盛德至于不宜假借之處亦當稍存風骨若有意樓稜便近鄉愿恐體統亦從此陵夷矣此兩條議論最善縉紳宜取以爲法

墓祭

古不墓祭見于禮經後世儒者多泥其說而以墓祭爲非雖朱子亦謂神主存廟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

至顧亭林日知錄歷引經傳之說累千百言以證其非古其論誠辨矣獨是記之所謂古者安知非指殷周以上耶即如墓而不墳且不樹是明指殷周以上矣而今亦可從之耶夫周官有墓大夫之設掌凡邦墓之地域是爲民之葬皆上主之而樵牧之侵可無慮也自周之衰而墓大夫之官不設民皆自爲卜地又未必與所居密邇苟缺于祭掃則侵界址盜松楸皆在所不免亦誰知之而誰禁之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而禮經之言斷有不可泥者按唐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

永爲恒式今之淸明是其遺制也唐天寶二年八月有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之詔亭林謂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是其遺教也而吾鄉祭掃則用十月一日

平望女子

吳江葉元禮美丰姿少時過平望酒家一女子見而悅之私問其母曰頭來者爲誰母曰吳江葉四郎也女自此遂成病且死告父母曰兒因葉郎而病今死矣葉如再經此須一告之父母如其言元禮入哭之事如唐崔

護桃花人面特不同生耳新城王司寇元禮之師也曾
賦詩以紀其事云

柳南續筆卷一

元燈

前輩中式有所謂元燈者一脉相傳明眼輒能預定聞唐荆川家居薛方山上公車來別荆川曰意君當作會元但南京有許仲貽者曾以膽藝來相證君往須防其出一頭地及榜發許果得元方山第二後方山提學浙江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當時文字之有定評如此

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紀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洺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爲布是卽白氎然今吳地所種乃艸棉非木棉也而其用與木棉正同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地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此種植之于地頗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桿彈紡織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內外悉習其事矣按小爾雅釋名及孔叢廣服篇皆

云麻紵葛謂之布又鹽鐵論云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別無所謂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于冬耳孔博士論語緼袍註云緼枲著也邢疏謂雜用枲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擣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煖古人五十始衰則必衣帛職是故耳今棉之爲用可以禦寒可以生煖蓋老少貴賤無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後世爲功殆過于蠶桑矣而皆開自黃婆一

人是不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與先嗇同列祀典乎

碧螺春

洞庭東山碧螺峯石壁產野茶數株每歲土人持竹筐採歸以供日用歷數十年如是未見其異也康熙某年按候以採而其葉較多筐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茶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者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後每值採茶土人男女長幼務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貯不用筐悉置懷間而土人朱元正獨精製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每斤價值三

兩巳卯歲　車駕幸太湖宋公購此茶以進　上以其名不雅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歲必採辦而售者往往以僞亂眞元正沒製法不傳卽眞者亦不及曩時矣

周璕畫龍

周璕字昆來江寧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畫龍著名嘗以所畫張於黃鶴樓標其價曰一百兩有臬司某者登樓見之賞玩不置曰誠須一百兩璕卽卷贈之曰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覘世眼耳公能識之是某知己也當

爲知己贈由是遂知名其畫龍烘染雲霧幾至百遍淺深遠近隱隱隆隆誠足悅目或謂畫龍以雲勝固爲得之第烘染太過猶非大雅所尚耳

蓴官

太湖采蓴自明萬歷間鄒舜五始張君度爲寫采蓴圖而陳仲醇葛震甫諸公並有題句一時傳爲韻事康熙三十八年　車駕南巡舜五孫志宏穫蓴四缸以獻而侑以貢蓴詩二十首并家藏采蓴圖　上命收蓴送暢春苑圖卷發還志宏着書館効力後以議敘授山

西岳陽縣知縣時人目爲尊官

大人

稱謂亦隨時爲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此爲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者呼直指爲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典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邑夏玉麟垂髫時縣試呼縣令爲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爲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

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稱爲尊其名頗覺近雅此亦弇州先生所謂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四六聲病

四六出於南朝亦有聲病馮補之曰王公四六話云王文恪公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攙鞍嬖鎩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王荆公愛其友譚昉陂奏稱其車斜韻險競病聲難殆亦以其疊韻事對也唐人近體詩如元白溫李於聲律尤細讀其應用之體亦須以是求之

陳眉公

崇正初華亭錢龍錫以相召過辭陳眉公眉公從容言曰拔一毛而利天下龍錫莫知所謂入都則總督袁崇煥以誅島帥毛文龍爲請龍錫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報袁令速誅之未幾邊事益壞上大以誅毛爲悔袁論磔而錢以檻車徵幾不免或曰士大夫謁眉公者必强令贈言不得則不歡眉公一再讓後則綴頰不暇計當否矣

杜詩註

工部胡馬詩云竹批雙耳峻錢註引曾國黃伯仁爲龍馬頌云云又引唐太宗敘十驥云云而錢湘靈則云相馬者耳欲如劈竹故云竹批近吾友陳昇復云周人廋人散馬耳註云以竹揞押其耳項無使警驚工部蓋用此也此註較之兩錢似爲典切然吾以爲竹者鞭也批即批其頰之批所謂策其馬也凡馬策之則兩耳輒豎故云雙耳峻也其義不過如此若過爲徵引反失物情矣又許仲晦傷虞將軍詩云胡馬調多解漢行何義門抹解漢行三字而批其旁云語有番漢之別馬行豈有

二耶不知俗所謂小行者是卽澳行也看書註書亦須識盡物情方好動筆

僧大涵

大涵吳江人也號喫雪子旣而遊鴈蕩黃山愛其勝遂合兩處以自號曰鴈黃嘗耕黃山土堅劚之有聲忽聞半空有響者仰視之樵伐木也因吟云築土登登登伐木丁丁丁遂大悟詩從此進後以語人人曰何乃竊詩經語大涵實未誦詩索觀之笑曰彼疊二字實不如三字肖也嘗論子字云象謂父母俱存子也一不存則子

矣俱亡則了矣是以孝子愛日又云篆文色字象如蛇故君子遠色

王厈 音漢

王厈河南蘭陽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性好優當家居時邑令往謁值厈方傅胡粉衣婦人服登場而歌令入同爲優者皆散去厈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厈爲婦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厈是也其女嫁某家旣婚婿設席候之朱其面像關壯繆綠袍乘馬而往至門壻出迎殊不顧下馬胡旋口唱大江東一曲而入座賓駭匿引滿

數巨羅而歸庠工爲制義戊辰會試七藝俱爲主司所賞閱至論忽見用鶯鶯杜麗娘主司大駭置之後每見上公車者輒戒之曰後場中愼勿用古人姓名也

竹器

嘉定竹器爲他處所無他處雖有巧工莫能盡其傳也而始其事者爲前明朱鶴鶴號松隣子纓號小松孫稚征號三松三人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以雕刻爲游戲者也今婦人之簪有所謂朱松隣者卽以創始之人名之耳

上番下脫

上番下脫俗語也而少陵詩有會須上番看成竹之句太拙詩有下脫文君取次遊之句近吾邑錢湘靈耆年會上巳日限蘭字韻詩云永和年月玉峯寒上番桃花上脫蘭上番下脫並是俗語而皆經唐人用過所以爲佳

阿膠

山東兖州府有阿井舊屬東阿縣今又割屬陽穀其井之始也或曰由於虎跑如杭州定慧禪院泉井之類蓋

曰濟水發源於王屋其流伏而不見神禹治水鑿地探之後遂成井其性下其質厚用以煎膠治癆瘵之勝藥也按東阿城中有狼溪欲煎膠者須用烏驢皮浸狼溪中百日刮淨毛垢汲阿井水熬之火用桑柴三晝夜始成以麻油收者其色微綠以鹿膠收者其色微紫並光亮如鏡味甘鹹無皮臭其眞者如是止矣他說皆妄若今之貨者俱雜收敗革用他水煮之若係濟水猶可用也本草云眞者質脆易斷假者質軟難敲然以假者置石灰中則軟者亦脆此又不可不知也

時文選家

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嘗以發賣坊間其價一兌至四千兩（見錢圓沙集）可云不脛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黃梨州范季野輩頗薄其所爲目爲紙尾之學云

飯僧求嗣

吾邑山塘王氏之先某君年四十無子頗以爲憂因向蓮池大師請焉大師謂多飯僧可以有濟某君立願以二萬爲率迨已如數乃往雲棲建水陸道場以告圓滿

道場既畢師乃謂某君曰君自此可得六子矣已而果然某君請其故師曰當建道場之日僧之化去者六人此六人者或銜君德或艷君富皆願爲君嗣者也隨念往生佛固嘗言之矣余是以預知之

馮氏之學

吾邑馮鈍吟之學以熟精文選理爲主文必如揚雄鄒衍李斯司馬相如以至徐庾王楊盧駱輩而後爲正體也詩必自蘇李曹劉以至李杜而得李杜之眞者李義山也其相傳則以韓昌黎爲大宗之支子禪家之散聖

至於歐陽永叔則直以空疎不讀書誚之矣又云今人文筆之弱皆因六歲即讀朱子集註雖欲沉鬱奧博而不能也又云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之如仇元學盛于晉至宋而視爲異端其不滿宋人如此

岱山僧

吾邑有岱山僧者眞實修行人也嘗趺坐街頭適當人定而巡檢司過之罪其不起命隸子杖杖畢而僧遽化矣錢侍御秀峯之生也其父龍橋見岱山入室知其託生故遂以岱名之後秀峰以進士起家歷官至侍御史

出按蔣㚢所至縣尉巡司之屬伏謁道左則必發怒予
杖家人問其杖之故輒亦不自解也蓋死時一念怨毒
未能消釋故爾

宋箋

太倉王文肅公家有宋箋一可長十丈米元章細楷題
其首謂此紙世不經見留以待善書者後公屬董思翁
書之思翁亦欣然自信曰米老所謂善書者非我而誰
遂竟滿幅

諸生就試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爲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凉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椅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爲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凉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聞者無不捧腹

王麓臺作畫

太倉王侍郎麓臺偶作山水小幅粘書齋壁祖奉常見

之評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之曰是子業必出吾右瑯琊元照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當讓一頭地奉常亦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幾乎元照深然之公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毫筆頂烟墨曰三者一不備不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也公官京師時每歲初冬輒貽門人幕賓畫人人一幅以爲製裘之需好事欲得之往往緘金以俟焉

麓臺論畫

麓臺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嘗語弟子溫儀曰近時畫手次第無人吳漁山其庶幾乎儀舉王石谷爲問曰太熟又舉查二瞻爲問曰太生葢以不熟不生自處也又曰山水用筆須毛毛則氣古而味厚矣嘗自題秋山晴爽圖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觀此數語則其造詣可知

剃鬚償米

雲間顧少參之曾孫名威明者席先人餘業有田四萬八千畝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園集遠近輕薄子演

牡丹亭傳奇有一少年裝杜麗娘者須剃去長鬚少年故靳之進曰俗語云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細數計去鬚四十三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篇大抵如此不四五年所有田取次賣去卒以逋賦爲縣官所拘自縊於獄

孫狀元

吾邑孫承恩字扶桑中順治戊戌進士弟暘先一年舉北闈被劾遣戍牘傳一夕　　當宁閱承恩卷至策中

克寬克仁止孝止慈頌語大加稱賞拆卷見其名
上問學士王熙與孫暘一家否即遣面詢學士乃疾馳
出禁城至承恩寓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沉淵決於一
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
君父學士故與承恩善既上馬復回顧曰得無悔乎承
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　上猶秉燭以待既得
奏尤嘉其不欺遂定爲狀元云

唐詩選本

唐詩鼓吹一書乃後人托名於元遺山者自吾邑陸勅

先王子澈諸人服習是書重爲剞劂而是書遂盛行於世才調集一書係韋縠所選韋官於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備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詩爲之詮次者自馮已蒼兄弟加以批點後人取而刻之而此書亦盛行於世後學作詩以此二詩爲始基汨沒靈臺蔽錮識藏近俗近厲大率由此鍾譚詩歸或疑其寡陋無稽錯謬雜出此誠有所不免然以此洗滌塵俗掃除熟爛實爲對症之藥猶非鼓吹才調兩書可比也

待士盛典

康熙癸酉春學使許公汝霖以科試按臨澄江試畢合宴諸生於君山之巔赴者二千餘人席地論文酬酢竟日臨別諄諄訓誨此從來未有盛事也

王文恪祖塋

王文恪公祖塋在洞庭東山之化龍池形爲鳳凰展翅湖中案山稍偏地師云可惜狀元旗不正他年應作探花郎後竟如其言越二百年而公之八世孫世琛仍於康熙壬辰科狀元及第未知此又何故闕狀元公於會試前三日祈夢於神夢至一廳事其柱聯云雨中春樹

萬人雲裏帝城雙鳳蓋藏家闕二字以示必中狀元也

舍禁

周官荒政十二有舍禁一條謂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利也然古者山澤隸於官故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設今則山澤之間民以價買各有所屬租賦出焉是舍禁之法不得行于今也以崑山近事言之馬鞍雖小而林木茂密有鬱鬱葱葱之象其邑科第蟬連戸口饒裕勝於他處自乙巳水灾有盗取林木者山主鳴之於縣令令隱持舍禁之說不爲深究於是盗取紛如不及半載

而山竟濯濯矣自此風水大壞遂致科第寥落戸口貧瘠有一跌不復振之勢而其害實自上一念之姑息貽之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則其創必數年不息此其深識遠慮非素奉聖人之教者不能如是也學優則仕不當於此處求之乎

薛太守

武進薛太守諸孟方山先生之元孫也鼎革後爲頭陀

君元墓自以名宋吾今不冠當去宀又削髮當去一僅
存米字元墓有米堆山因名米號堆山

倪文正公

倪文正公元璐甲申死節名臣也愛構園亭頗極工巧
新安所出之墨有方于魯程君房製者名品也公嘗以
方程墨調朱砂塗壁門牕并及牆壁門生魯元寵爲徽
州司李公索取方程墨元寵偏覓以應之閱數日又索
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易盡既乃知其故
園中構三層樓其兩旁種竹數百竿頗極蕭疎之致公

嘗謂人曰衛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君以爲何如其可笑如此

僧大仙

康熙間廣東旱當事祈雨不應有浮屠大仙者榜其門曰老僧有風雲雷雨出賣當事亟禮致之禱果得雨大仙以是名聞百粤安南國王阮某厚幣招往餽珍寳無算至以黃金塡寺額云

芷崖贈妓詩

蕭中素字芷崖松郡木工也善爲詩所著有釋柯集贈

妓二首雖游戲弄筆而有運斤成風之妙因錄之其詩云我年八十君十八相隔戊申一花甲顛之倒之是同庚好把紅顏對白髮又云我年九九君十九配成百歲眞佳偶天孫恰與長庚對千古風流一杯酒

瑁湖謝恩詩

華亭王相國瑁湖侍御農山長子也嘗官禮部右侍郎弟薛瀫同官而居左　聖祖問兄弟齒因瑁湖長轉左作謝　恩詩云忝佐秩宗方八月　新綸轉左出　黃扉　朝廷異數恩誠渥兄弟同官事更稀拜

命隨肩依雁序得銜聯袂似鵷飛遭逢何幸傳佳話

但愧才庸報答微

辛丑奏銷

辛丑奏銷一案崑山葉公方靄以欠折銀一釐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釐准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公益爲己亥進士及第第三人云

女貴

洞庭山吳禺字㬎東明宣德初嘗爲父卜葬地於高崖之俞塢形家言葬此子孫當有官至一品者後公長孫

女適王文恪公誥封一品夫人而吳氏子孫訖未有登第者有識者以爲此以外沙特佳故也至今土人稱之曰女貴墳

刺稱同學

自前明崇禎初至　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冲始之太冲題張齊山後貧交行云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弇州記不觚自註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

眉生名壽民宣城人文虎名符餘姚人皆知名士

顧玉川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之陽舍人也深目戟髯其狀如羽人劍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晝夜可走八百里所畜多異物有仙人李赤肚所贈白布衲內多名人題贊有張益德玉印一方篆文殊古實色斑駁腰間出一小獮猴長可五六寸能行走席上擎杯送酒家有大葫蘆可貯米三石江陰界連常熟當接壤處有沙堤一帶頗平衍每歲中秋兩邑馳馬較勝負者恆于斯而如皋泰興有

良馬亦渡江來會適嘗羣騎宴集而玉川牽一黃犢至頗駿掉不甚搏頓其鈴巒鞍蹬一一如馬曰願以此與諸君遊戲衆大笑玉川固請乃曰姑試之則遥上駟與之並馳無不落其後者後至松江謁陳眉公以此犢爲贄曰此靑牛也宜爲老子所騎眉公喜而受之後轉遺於人其人託莊僕豢養而莊僕竊以駕水車遂致倒斃亦所遭之不幸矣

槽𡉏御史

順治中御史秦世貞按吳發撫臣土國寶罪狀贓累數

萬寶懼誅自經死吳民快之有鐵面御史之稱繼泰至者好爲長夜飲有無名子改崔殷功之詩大書粘於戟門曰三吳士民題贈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團大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御史得詩判其後曰知道了仍揭於門枚門者三十

柳南續筆卷二終